

楔子

磨砂的燙金大門優雅敞開。

放眼望去，是盈亮逼人的玄色泛金大理石，精緻典雅的壁畫，華光耀目的豪華吊燈，晶瑩剔透高高疊起的香檳塔。

穿著筆挺制服的各色俊男一字排開，白金的銀亮袖釦和鑲有水鑽的領帶夾，在悠揚的音樂中耀眼逼人，他們揚起一抹抹迷人的微笑，或俊美邪魅、或可愛天真……彷彿步入一個金碧輝煌、美輪美奐的暗夜帝國。

這裡，正是東區最為知名的 Gay 店—Noble。

神祕，高貴，奢侈，淫靡。

捧紅過脾氣火爆的夜王路天豪，擁有溫和如暮色春水的超人氣牛郎任家聲，還有漂亮兇悍得像小野貓的美少年 Kino……

而今晚的 Noble，有位特別的客人。

男人穿著一件亞曼尼灰色雙排釦麂皮大衣，合身的剪裁襯得肩膀的線條極其流暢，俊美無儔，身姿瀟灑。一雙腿修長有力迷人萬分，堪比伸展台的知名男模。沉亮的軍式高筒靴在大理石上敲出清脆有力的聲響，更是有種慵懶與霸氣混合的獨特氣質。

最引人注目的是，他腰間佩帶的那把太刀。

在這樣一個浮華的年代，竟然還有人隨身攜帶一把太刀！雖與環境格格不入，卻又奇異的有種讓人不敢直視的肅殺感。

他便是黑道端木家家主與日本「黑道淑女」千葉美幸之子—千葉耀。

據說，從他能揮刀開始，就被小千葉劍道館館長嚴格訓練，傳以絕妙奧義。

十五歲就一人挑了在他們家地盤撒野的黑龍組，從此成為黑道上的傳奇少年。

而他的魄力就如同他與生俱來的魅力一般，令人無法抵擋。

事實上，當他墨色的碎髮懶懶垂在額間，眯起一雙桀驁不羈的漆黑眼眸，情深而霸道的看著人時，那種難以言喻的性感簡直像是會吸人魂魄的磁石，彷彿所有的星光都會沉醉其中，沒有一個人能夠招架。

這樣危險又帥氣的男人，即便在美男子眾多的 Noble 裡，仍格外醒目。

只是令人詫異的是，他點的，不是容貌足以與他媲美的夜王，也不是漂亮不馴的小野貓，更不是溫潤如水的人氣牛郎，而是一個相貌中上的普通少年。

「又是這一個？不如，今晚換換花樣？」Noble 的 Boss 專屬休息室裡，端木寧彎起眼睛盯著監視螢幕，淺淺笑意中透著一股說不清道不明的情緒。

彷彿深夜中綻放的曇花，有著最美麗的花瓣，也有最蠱惑人心的氣息……

第一章

斑駁的樹影搖晃著映在銀色寶馬的車窗上。

端木寧坐在後座柔軟的皮椅上，這是他最喜歡的一輛車，低調而優雅，如同他一貫的行事風格。

突然，一個緊急煞車，讓他禁不住往前一傾。

戴著白手套，穿著司機制服的老李連忙回頭，惶然道：「對不起，二少爺，前面

有個少年一下子闖到馬路中間……」

老李對這個端木家的二少爺是十分客氣恭敬的，並不因為他母親是別人的小老婆，比不得大太太的家世顯赫，而逾越本分。

端木寧正是滿意他這一點。

家族的情況太複雜，一點也不輸給電視劇胡扯瞎編的那些豪門爭權奪利戲碼。

不過他家不是豪門，而是黑道，黑道的端木家族。

父親端木娶了兩個老婆。一個是日本小千葉劍道館的獨生千金；另一個是他的母親，一個小小的舞女。黑幫老大誰沒有幾個女人，但是大太太容不容得下，又是一回事。

起碼，從他懂事起，便知道，自己一直是別人的眼中釘。

每一步都走得很艱難，需要思量、再思量。畢竟要顧忌的東西太多。

隨口安慰了老李幾句，對方便一副感恩不已的樣子。

端木寧明白，老李是在拿自己與大哥千葉耀做比較。

千葉耀是端木家的長子，然在那場利益權力聯姻中，大家都心知肚明，是端木家族高攀了對方，所以第一個孩子是要跟著妻子姓的。

而這一點，讓近年來勢力越來越壯大的端木非常不高興。

畢竟，任何人都只希望被看到自己春風得意的時刻。

所以，如今千葉這個姓，反而從過去的恩人變成眼中的一粒沙，揉也揉不得，甩也甩不掉，只能忍著、含著。

大哥千葉耀，斜眉入鬢、鼻梁俊挺，俊美無儔。尤其是穿著正統的雪白劍道服，將黑髮繫起，站在八重櫻下迎風揮舞太刀的時候，身姿瀟灑如嶙石勁竹，彷彿一幅唯美精緻的和風卷軸，散發著一種邪肆而張揚、令人臣服的男子氣概。

那種畫面端木寧見過一次。

只消一眼，便知這世上再無一人可比……

不過被稱為黑道傳奇的千葉耀，脾氣陰晴不定，很不好伺候。老李就曾經在他一怒之下，差點被開除。

照理說，這樣的人端木寧不會留用。

給大哥一種他在跟他對著幹的錯覺不是很好，給大媽千葉美幸知道這件事，更是不好。

千葉美幸是個典型的日本女子。

低頭時會從寬大精緻的和服領口中，露出天鵝一般白皙優美的脖頸，溫婉動人，也會在笑得如同初春似錦的點點櫻花時，將刀捅進不聽話的手下腹部。

奈何老李夫婦哭著求他的母親，說他們家有三個孩子要養，生活很艱難，於是母親徐璐璐便心軟了。

以至於，端木寧有些疑心。

這麼容易心軟的母親是怎麼在這個暗潮洶湧的端木家族裡生存下來的？

也或許，她的確是想跟大媽對著幹，也順便將他推入端木家繼承人的硝煙戰場中，縱使，他從沒有過這份野心……

有些東西能不能要，要不要得起。這一點，他很明白，也很清楚，甚至比母親更加清醒。

「那個少年怎麼樣了？」

「我下車看看。」老李的口吻還帶著幾分怒氣，像是對這種亂闖馬路的少年很惱火。

端木寧微微頷首，幾縷清麗的髮絲垂了下來，讓他身上多了種恬靜的氣質。他雙手交叉擱在膝蓋上，姿勢閒適而優美，彷彿一株月色下優雅清新的君子蘭，一舉一動都有種行雲流水般的餘韻。

如果說千葉耀就像一把刀身刻有俱梨伽羅龍的太刀，華光耀目，邪氣凜然，整個人有種刀鋒般的耀眼和凌厲，那麼端木寧就如同夜風中映在刀身上的流水月光，柔而輕、透而薄。

「你眼睛到底怎麼長的！沒看見是紅燈嗎？」老李的聲音傳入車內。

「我、我不是故意的！對不起！」很乾淨、很英氣的聲音，聽起來應該是個性格開朗的少年。

就在微微猶豫中，端木寧瞟了車外一眼，頓時，愣住了。

竟然是他！

少年的容貌依稀有著那個人的影子。

儘管這張臉龐在自己派人調查帶回的報告中看過無數次，不過這卻是第一次看到本人。

端木寧眼睛眯了眯，透著車窗打量起少年來，嘴角彎起一抹玩味的弧度。

對方的眼睛很亮、很有神，線條清晰的眼角微微上吊。彷彿野生的小獸，明亮生動，熠熠生輝，充滿著對這個世界的好奇。

大概經常在日光下運動奔跑的關係，身體雖然單薄卻覆著勻稱流暢的肌肉，皮膚是蜂蜜一般健康的顏色，剔透的汗珠在陽光下泛著盈亮的微光，像是小獸身上細毛的光澤。

少年穿著件設計簡單的運動服，襯得肩胛的曲線漂亮且流暢，腿很長，整個人精神奕奕、朝氣勃勃。

雖然運動服不是最新款，卻也是名牌，對一個高中生而言算是奢侈品了。

那個男人，自然不會讓他的私生子受到一絲委屈……

「二少爺，你怎麼下車了？」老李有些驚愕。

「說起來，這件事我們也有錯，開得是快了些。」端木寧微微一笑，眼睛彎成好看的弧線，一邊對老李輕輕說著，一邊扶起還驚呆在地上的少年，禮貌的問道：

「沒事吧？」

「沒、沒事！」對方愣了下，似乎沒反應過來，傻乎乎的抓了抓後腦勺。

「你流血了。」端木寧認真的掃視了少年一圈，然後視線集中在對方的膝蓋上，皺了皺眉，拿出手帕，蹲下身來將少年的膝蓋包紮起來。

自從在家族裡逐漸有了自己的地位後，他二少爺的姿態在下人心中也慢慢成形。即使比不得大少爺血統優良、天生貴氣，不過也不至於到彎腰替人包紮傷口的地

步……

「二少爺，您不必、不必做這種事。」老李在一旁乾著急。這些事情他們下人做就可以了！

「先暫時這樣止止血，我們馬上送你去醫院。」端木寧絲毫不在意。

這點事不傷他的體面，放下架子對他來說，亦不是什麼難事。

他生來就懂得忍、懂得讓，克制低調，彷彿是與生俱來的。是他在這個腥風血雨的家族存活的本能。

少年野獸般明亮的眼睛透著幾分驚訝、幾分心虛，看了看自己膝蓋上的手帕，又看著端木寧，張了張唇，似乎想要說些什麼。

這個樣子的確傻氣得可愛……

端木寧眉眼含笑，目光柔和的問：「可以嗎？」

「啊，噢？可、可以。」少年怔了怔，簡直是被端木寧牽著鼻子走，直到快要跨入車門，才猛的一拍腦袋，「不是的！這不是車撞的！」

端木寧微微疑惑的挑了挑俊逸的眉宇。

少年的視線與他的在空中對上。

竟然跟他差不多高，他今年二十二，如果沒算錯的話，對方應該比自己小個四、五歲才是。現在的孩子怎麼長得這麼快？

少年的臉不知怎麼紅了。

「那、那個膝蓋……是我剛剛打籃球跌傷的，跟你們沒有關係！」

他側過臉，抓了抓後腦勺，似乎有些不好意思。

眼角微微上吊，線條清晰而流暢。也許是完美的遺傳到他母親的美貌與……父親的俊偉，居然有種凌厲摻雜稚氣的漂亮。

不僅不會讓人有脅迫感，反而覺得野性動人，那種大方活潑毫不造作的特性，有種獨特的吸引力。

尤其對他們這種在黑暗世界待久的人來說，簡直像是向陽植物渴望的陽光一樣，心裡不由得生出些熱烈來，卻又擔心害怕被灼傷。

端木寧沒有說話，只是彎起眼眸，抿著嘴角笑了笑。

他雙手插在口袋中，一個簡單的動作，他做來卻有種渾然天成的優雅美感。林蔭道上，葉影綽綽，他這一笑，彷彿三月桃花，有種被柔風催生出的淡雅春色來。他的優雅、他的魅力，從來都不是張揚的。

卻看得人自生慚愧。

「我的籃球掉了，剛才我忙著去撿，沒看到你們的車。很對不起！」少年耳尖有點發紅，態度誠懇的道歉。

「二少爺，是啊，明明就是他亂穿越馬路。」老李也說道。

「那下次一定要注意。」端木寧輕輕拍了拍他的肩，聲音溫柔，少年稍稍一愣，卻沒有縮回去。

這，是一個好現象。

端木寧雙眼彎起的弧度加深了一些，一陣微風吹過，將他細軟的黑髮輕輕拂起。

「籃球還可以再買，籃球生涯可只有一次。」

「嗯。」少年低著頭，有些羞慚。

「手機。」端木寧微笑著朝他伸出手。

「啊？」少年發出一個簡單的音節，卻聽話的將手機遞了過去。

「好了，這是我的手機號碼。」端木寧把號碼輸了進去，「要是身體不舒服，一定要第一時間打電話給我！」

「我……對不起……謝謝你。」單純的少年顯然不常碰到這種情況，眼裡浮現一抹感激，言語卻混亂得可以。

「好了，那我先走了。記得回去處理傷口。」端木寧朝他笑了笑，比了比腿上的傷口。

「好、好的。」少年大大刺刺的揮了揮手，瞳仁黑得像純真的小動物，膝蓋上還繫著令他覺得溫暖的手帕。

銀色寶馬繼續行駛。

「二少爺，你就是太好心了！整個端木家，誰不知道你脾氣最好，誰不喜歡你、尊敬你，照我看，先生就應該把族長的位置傳給你。」老李顯然是對剛才的那件事有感而發。

「老李，端木家是做什麼的，你也很清楚。」端木寧闔著眼，靠在後座上，柔聲說道：「最適合坐這個位置的，是大哥。這一點你要明白，以後也不要說這種話了，給我聽見沒事，讓其他人聽了就不好了。」

「是、是。」老李誠惶誠恐的點點頭。端木寧的聲音雖然很柔和，但是他卻一句話也不敢再多說。

好心？

這個詞用在誰身上，都比用在他身上適合。

端木寧眼簾闔起，嘴角勾起一抹弧度，唇瓣上彷彿有月光流溢，如霧一般迷人。如果不是知道剛才那少年就是父親端木的私生子，他才懶得下車試探。

不過，對方真是一點戒心都沒有，開朗單純、大方直率。即使傷口不是被車撞的，也老老實實的說出來，而不是故意隱瞞，趁機敲詐他們一筆……

這樣的少年真的是那個冷酷又狡猾的父親的私生子嗎？

抑或是，他跟自己一樣。

在這繁雜血腥的叢林中，也偽裝成一隻天真又純樸的小動物，悄悄收好自己鋒利的爪牙—

然後，伺機而動。

這件事端木寧差不多快要忘記了。

只要不威脅到他的地位，威脅到他的母親，什麼事情他都可以容忍。

不過意外偏偏來得這樣快。

中午吃飯的時候。

父親端木坐在主位，大媽和大哥坐在左手邊，他和母親則坐在右手邊。主次貴賤，

一張長桌就劃分得涇渭分明。

千葉美幸化著濃淡適宜的妝，打扮得很是高貴。

一身淡雅繁複的和服，淺紫鑲白繡團花流水的圖紋，彷彿富士山般的端麗韻色，高高在上、遙不可及，的確很有當家主母的風範，大氣而典雅。

而自己的母親則豔若桃李，嫵媚迷人，穿著一襲玫瑰色錦緞旗袍，絢爛綺麗。上面暗紋的銀絲如流雲般浮動，開高叉的袍襪搖曳生姿，白皙誘人的玉腿若隱若現。端木寧將這一切看在眼里。

這兩個女人之間的競爭已經到了劍拔弩張的地步。即使只是一頓便飯，也明爭暗鬥得厲害。

進餐時，他們很少閒聊，保持著食不語的禮儀。

但是，這一次父親卻突然放下筷子，細長的銀筷在大理石長桌上發出很響亮的聲音，聽得人有些驚心動魄。

「我有件事要宣佈—這個周末，我要接小遙回家。」

「小遙？是誰？你新看中的女人嗎？」徐璐璐急切的問，漂亮的柳眉擰了起來。端木有些愠怒，瞪了她一眼，「小遙是我的親生兒子。」

對於他們這種在權力爭鬥中分外敏感的人來說，一個風吹草動就可能預示著一場狂風驟雨，尤其是將外面的私生子正式接回家這樣的大動作，更是彷彿深水炸彈，「轟」的一下，在所有人心底炸起軒然大波，即使有人臉上不動聲色，心裡也一時激起千層浪。

話音剛落，首先發難的便是脾氣不好的千葉耀。

「兒子？你到底有幾個兒子？乾脆一次全部接回來好了！」墨黑的眉宇斜飛，在那張面色不善的俊臉上更顯得邪氣而凌厲。

如果說之前遇見的那個私生子繼承了父親端木的俊偉，那麼大哥千葉耀，則無疑繼承了端木家骨子裡流淌的殘酷血脈—作為黑道家族的霸氣。

只是有一點。

他完全沒有遺傳到，千葉美幸的不露鋒芒與不動聲色。

端木寧緩緩放下手中的銀質湯匙。

從出生起，他就知道自己跟家裡這個大少爺不是一個世界的人。

對方從小就穿著從巴黎訂製的三件式西裝，或是純手工的和服，配著昂貴的小太刀。言談舉止不僅經過端木家族嚴格的精英培訓，更接受來自日本北辰一刀流的劍道訓練。

記得還是小孩子的時候，他曾偷偷的來到武道場。

厚實的紅木地板，泛著沉穩古樸的色澤，顯得莊嚴肅穆。

白色雅緻的紙門拉開一半，陽光透過半捲的細密竹簾輕柔的散在地板上，空氣中充滿著淡淡的煎茶香氣。

千葉耀穿著黑色的劍道服，冷著一張臉，有模有樣的揮著一把小太刀。小太刀在空中劃出破空聲，刀尖是波浪形的紋案。

濃黑的眉頭擰著，漆黑的眼眸裡滿是倔強，繃著下巴。

汗水不住的從他的額頭往下滴滴，黑色劍道服被浸濕了一大塊，他卻一聲不吭，只是認真倨傲的揮著劍，一下、又一下……

端木寧看得出神。

「喂，看完了沒？」對方終於放下小太刀，皺著眉頭，不耐煩看著他。

「哥、哥哥……」沒想到自己會被發現，他又窘迫又害羞。

「哼，別叫我哥，我母親說了，你不配跟我住在同一個屋子裡。」

一句話就將這種兄友弟恭的假象戳破。

那時候端木寧才明白，原來一直在他面前笑得如櫻花般優雅的大媽，是這樣看待他跟他母親的。

千葉耀生得俊美風流，魅不可當，一身劍術就足以讓任何人心神搖曳。

而他也充分享受著這種魅力帶來的優勢，私生活放浪不羈，無論男女一概不拒。唯一尊重的女人，大概只有他的母親千葉美幸。

如果要進門的只是父親新看中的女人，還可以當作是尋歡作樂，男人的本性。但是有了元配、納了小老婆，竟然在外面還有私生子，而且這個私生子都十多歲了，那就不是搥他的耳光，而是搥了他母親一記耳光！

現在居然還要將那個私生子帶回家！千葉耀眯了眯眼，冷哼一聲。

「耀！」在端木發火之前，千葉美幸就率先喝止兒子。

她是個極有手腕的女人。知道什麼時候什麼話該說、什麼話不該說。

如今她佯裝生氣的低喝一聲，其實是先下手為強，逼得丈夫沒有理由再怒斥兒子。因為該說的、該斥責的，她這個母親已經做了。

現在整個餐桌上，就只有端木寧和千葉美幸兩個人沒有反對這件事。

事實上，即使反對也沒有用。

當年端木跟日本千葉家聯姻就是為了擴張自己的實力和地盤。

使出各種手段，讓那時被稱為「黑道淑女」的千葉美幸深陷情網，飛蛾撲火般下嫁於他。

早些年，端木可能還會忌憚一下對方，但是隨著近年來，實力越來越坐大，連千葉美幸背後的勢力也沒法壓制住他了。

端木現在的話，就是聖旨。

所以，千葉美幸才將希望寄託在兒子身上，對端木家族繼承人的位置誓在必得。真的是用心良苦。

「總之，事情就這樣定了。」端木語氣森厲，「周末我就將小遙帶回家。他的母親過世了，你們要對他好些。」

千葉耀率先用筷離席。

徐璐璐也接受不了這個消息，生氣離開了。

只剩下端木寧和千葉美幸點點頭，卻又在不動聲色中，對視了一眼。

端木寧突然意識到，也許不只他一個人知道一父親這個私生子的存在。只是父親一直沒有將他帶回家，所以他和千葉美幸都沒有選擇大動干戈。

畢竟，只要不帶回家，在外面再怎麼父慈子孝、恩愛無比，都影響不到他們的利

益。

但現在就很難說了。

第二章

端木平時心狠手辣，但對小兒子端木遙，卻縱容得像是天底下最疼愛子女的父親。只是將私生子接回家這件事，就辦得極其隆重。

所有端木家族的幹部全部到場，連徐璐璐和千葉美幸也被交代要盛裝出席。

端木寧挑了件白色西裝，做工剪裁一流的西裝襯得他的身材纖長而挺拔，微微眯起的月牙形眼睛更顯得親切，像是彬彬有禮的王子，渾身上下有種高貴優雅的氣質。

身旁的徐璐璐則穿著了件高雅的深紫色低胸晚禮服，水滴形的鑽石耳環扣在她漂亮的耳垂上，搖曳生輝。

兩人站在端木左邊靠後一點的位置，不像是母子，反而像是姊弟。

當家主母千葉美幸依舊穿著一襲標榜她來自日本的繁複和服，一層一層之交疊，衣襪上繡染著紫白色的萱草圖紋，優雅而端麗。

看得出端木是真的相當喜歡這個私生子，從端木遙一進門，他就喜上眉梢，笑得闔不攏嘴。

「小遙，過來見見，這位是你的二伯父。」端木熱情的牽著小兒子的手，挨個挨個的介紹著。

「這位是宋叔，端木家能走到今天，他可是占了極大的功勞！」

「這個……是大媽，你以後喊千葉阿姨就行了。」介紹到元配時，看得出端木還是有些尷尬的。

「千葉阿姨好！」端木遙明亮的眼睛透著些靦，聲音也微微有些緊張，似乎是對這種場面很不自在。

「哪裡。」千葉美幸露出一抹溫和的笑容，端莊卻不易親近，而後轉頭對著丈夫說：「這孩子長得真像你。」

這是句很普通的話，但是在此時此刻說出，卻有無數種理解的方式，可以是真心的稱讚，也可以是種微妙的諷刺。

作為一家之主的端木眯了眯眼，滄桑幹練的眼睛裡劃過一抹深沉，似笑非笑的勾了勾嘴角。這就是他溫柔賢淑的元配，千葉、千葉……真的是，什麼時候都像眼底的一粒沙，隱隱約約的折騰著他。

「耀呢？」端木語氣一變，犀利的眼神掃視了一圈，「今天是他弟弟回來的日子！都什麼時候了，怎麼還沒見到人影！」

千葉美幸這才臉色微變。

兩人在這個家族裡既是相敬如賓的夫妻，卻又明爭暗鬥得這麼久。她怎麼會不明白，因為她剛剛那句話，丈夫便故意借此發難的意味。

「我早上聽大哥說，今天是弟弟回家的第一天，他要送份禮物，說不定現在還在挑禮物。」端木寧微笑著插話。

似乎是不經意的替大媽解圍，同時又在為大哥說好話。他的目光移到少年的身

上，淡淡的淺笑，「就不知道禮物買回來了，你喜不喜歡？」

「你、你是那天那個……」端木遙的聲音又驚又喜，微微上吊的眼睛這才真正亮了下，語氣也活絡許多。

像是在一群格格不入的陌生人中突然見到知己一般。

他本來就不適應，也覺得自己不適合這樣的場面，現在看到熟悉的人，即使只有一面之緣，也覺得親切無比，心裡有些小小的雀躍。

說著說著，甚至不自覺的往端木寧這邊移動。

「是啊，好巧！沒想到你竟會是我的弟弟，難怪第一次看見你的時候，我就有種熟悉的感覺。」

端木寧目光含笑，不過沒有端木遙表現得那麼激動。他依舊站在自己的位置，姿勢優雅閒適，等著對方自動靠過來。

任何時候，他都知道，如何不動聲色的掌握主控權，比如現在。

他要的就是製造一種端木遙主動靠近他，跟他關係非比尋常的效果。

由對方主動表現的親暱，在現在這種特殊的時刻，無論是在千葉美幸眼中，還是父親端木眼裡，都會是種特別的信號。

「我也沒想到，我、我竟然有哥哥了！還是你！」少年興奮極了，眼睛閃亮亮的，手舞足蹈起來。比起剛才，父親一一介紹長輩們給他認識，頗費心機的為他在幫中鋪路，端木遙顯然對自己多了這麼一位哥哥更加高興。

「噢？你們早就認識了」

「對、對，那次我被車撞了，沒想到——」少年高興的想要訴說兩人之間的緣分。

「小遙那個時候被車撞了，正巧我也在那條街上，就叫老李開過去看看。沒想到小遙竟會是我的弟弟，所幸小遙只是擦破點皮，沒什麼大礙。」端木寧清越的聲音比端木遙更快一步，有條理的將事情始末交代出來。

既然小遙在父親心底這麼重要，那就不必說出是老李開車撞了他。

「是這樣嗎？」端木嘴角噙著笑，一副慈愛的模樣，目光卻投向小兒子。

「嗯，就是這樣的。沒想到當初幫助我的好心人，竟然就是哥哥！幸好有哥哥在，而且他還幫我包紮傷口。」

畢竟年少，端木遙很輕易就被端木寧牽著鼻子走。

「阿寧做得不錯。」端木稱讚了一句。

直到吃完晚飯，千葉耀還沒有現身。即使明裡不說，端木的臉色已經顯得很難看，但是礙於小兒子在場，又是剛回來的第一天，只好隱而不發。

徐璐璐藉此在餐桌上挖苦了千葉美幸幾句，端木也明顯放手不管。

「美幸，既然妳是家裡的大太太，那麼就要有大太太的樣子。」吃完晚餐後，端木突然開口。

餐桌上一瞬間安靜下來，幾乎所有人都察覺到這是暗含玄機的一句話。只有端木遙抓了抓後腦勺，一時有點弄不清狀況。

「小遙過幾天就會轉學，之後日常的保衛工作就交給妳和耀負責了！你們千葉一家個個都是精英中的精英，這種事情肯定能做好！要是連弟弟的安全都無法保證

的話……耀也不必當這個家裡的繼承人了。」

最後一句，暗示性其實很強了。

如果小遙安全，她兒子才有當上家主的可能，若是小遙發生什麼差錯，千葉耀也別想要繼承人這個位置！

從一開始將小兒子接回家，端木就很擔心他的安全問題。

這種威脅尤其來自元配與長子……

千葉美幸聞言，沒有反對，只是用力的握緊銀筷。

午夜兩點。

客廳吊頂上的六盞精緻小燈還亮著，光線暈黃，整個客廳的家具都蒙上一層曖昧而誘人的黃紗。

一道身材高大而矯健的身影從門口閃現，渾身散發著酒氣和女人的香水味，像是剛剛交媾過的野獸，格外淫靡慵懶。

很明顯，這種情況只可能是剛從女人窩中爬起來的。

「噢，回來了？」端木寧披著一件白色睡袍，腰間只繫著一條鬆鬆的帶子，腰身窄窄的，秀美卻隱藏力道。

「怎麼？特地等我回來？」千葉耀嗤笑一聲，修長有力的雙腿向端木寧邁來，只是步伐有些踉蹌。每走一步，散發在空氣中的酒味就更濃一分。

在這深夜燈光曖昧的時刻，濃郁醇香的酒味就像是一催化劑……

「我只是下來喝水而已。」端木寧眼睛彎成一個弧度，伸手拉開冰箱，從冷藏櫃取出一瓶礦泉水。

他彎下腰的時候，身體拱成一個極其漂亮的弧線，異常迷人。

冷藏櫃的燈亮起，照在他身上，燈光從纖長白皙的脖頸一直照到他睡袍下的小腿。因為剛剛起床的關係，他的睡袍有些鬆散，敞開的領口露出大片瑩白肌膚，在燈光下更是泛著白玉一樣的迷人光澤。

端木寧取出礦泉水，朝漸漸逼近的千葉耀笑了笑，然後慢慢扭開礦泉水的瓶蓋。他的動作不快，在這種深夜裡，或是在千葉耀的眼中，更算是緩慢的。

礦水瓶被端木寧含在嘴裡。

暈黃的光線下，那唇顯得那麼的水亮光澤，近乎透明，有種讓人想狠狠親吻的衝動。

澄澈的水在他的唇齒間流淌，因為喝水的關係，小巧漂亮的喉結上下滾動著，彷彿綺夜綻放的罌粟，異常誘惑。

千葉耀靜靜的看著他，像是一頭打量獵物的野獸。

腦海中……有一刻甚至閃過，端木寧做 **Blow job** 的可能……

會不會也是這樣仰著優美的脖頸，用顏色勻稱的性感嘴唇含著對方的……半眯起漂亮的月牙形眼眸？

那樣的場景，一定很刺激……

這樣的念頭瞬間即逝。

寧怎麼可能對一個男人做這種事？他怎麼把寧跟剛才那些替他口交的女人聯想到一塊了

千葉耀眼睛眯了眯，搖搖頭。

「老頭子又在背後說我什麼？」他曖昧的靠近端木寧，結實有力的手臂半搭在冰箱上，形成一個半圈，將對方圍在自己的手臂和身體之間。

熏人的酒氣噴到端木寧的臉上，帶著千葉耀獨有的狂野邪肆的氣味。

「他不是什麼老頭子，是你的父親，雖然已年過半百，仍然還有很多女人對他虎視眈眈，想爬上他的床。」端木寧將礦水瓶握在手裡，略帶笑意說道。

「哼，從頭到尾，他只愛過那個小鬼的母親吧。」千葉耀不屑的譏笑了聲，濃黑的眉宇更顯得桀驁不馴。雖然慾望和權力這種東西是無法克制的，但是只要一想到被欺騙利用的人是自己的母親，任誰也無法忍受。

端木寧笑而不語。

「那小鬼就一直住這了？」千葉耀逕自從端木寧手中抽走礦泉水，對著瓶口就喝了下去，一點也不在意對方剛剛喝過。

他喝水的動作很豪爽，有些細碎的水珠溢了出來，沿著他性感的脖頸，滑到他充滿陽剛氣的鎖骨上。精壯的身材、完美的肌肉，每一條曲線都是那麼有力、那麼的蠱惑。

端木寧不動聲色的看著。

看著對方含著自己剛剛喝過的瓶口，自己的氣息與對方的酒氣交織，他瞳仁裡的顏色深了些。

「怎麼？又要搬出你那套，我們沒資格跟你住在同一個屋簷下的名言？」

月牙形的眼眸對上千葉耀漆黑如野獸的瞳仁，端木寧聲音懶懶的說道，帶著隱隱的笑意。

如果端木遙或者徐璐璐在場，他們一定會發覺此時的端木寧跟白天有所不同，非常不同。

白天的他所展露出來的，是清麗的、乾淨的，有種淡淡書卷氣的斯文模樣。像是最懂事的兒子。而夜晚的他，雖然依舊眉眼彎彎，但是身上卻不經意的透著誘惑的風情，像在深夜盛開的白色花朵。

倘若千葉美幸在場，也一定很吃驚，兒子與端木寧的關係竟然變得這麼的融洽。在平日，眾人在場的時候，兩人基本上不與對方交談，尤其是脾氣不好的千葉耀，有時甚至懶得打量對方。

「那件事你還記得啊。」千葉耀嘴角勾起一抹弧度，因為喝酒而沙啞的聲線在夜晚格外撩人……

那時候的他冷著臉，故意惡狠狠的開口。

「哼，別叫我哥，我母親說了，你不配跟我住在同一個屋子裡……」

話還沒說完，端木寧好看的眼睛裡立刻蓄滿淚水。

大顆大顆的淚珠不停的掉在紅木地板上，頓時嚇得他手忙腳亂。他從小所受的教

育，就是任何時候都不能落淚，再累、再痛都必須忍耐，這才是真正的男人！但是此刻，母親口中「賤人」所生的漂亮小孩，卻在他面前哭得慘兮兮的。嫩得可以掐出水的小臉，因為哭泣的關係紅通通的。

「喂……別哭了。」他冷冷的抱著胳膊，佯裝不在意，眼睛卻偷偷斜睨著對方。端木寧眼睛含淚，很委屈的看著他。

那樣的眼神、那樣可愛的臉蛋，害得他再也說不出重話。平日裡母親總是灌輸，那個女人和她生的兒子身份低賤，連他們的腳指頭都比不上。

可是，現在看著這個小孩子，他卻覺得對方不像是小壞蛋的樣子。

尤其是那雙哭過後的眼珠黑得發亮，像是在水中浸過的葡萄那麼可愛靈透。

他生平第一次中斷劍道練習，將一方絹絲手帕遞給對方。

「臭臭的。」端木寧擤完鼻涕後，小小聲抱怨了句。

「哼。」他也覺得很糗，被汗水浸濕的手帕怎麼可能是香的，但表面上卻還要惡聲惡氣的撇嘴道：「給你擦就不錯了！」

「也是哦。」端木寧傻傻的點頭，嘟著嘴說。

「你要吃糖嗎？我這裡有大白兔。」他小手在口袋裡翻了翻，掏出兩粒糖，獻寶似的遞到大哥面前。

「糖啊——」千葉耀拖了長音，似乎勉為其難的樣子，「那就吃一顆吧！你可不許告訴你媽，還有爸爸，還有我媽，還有……」似乎還有一大串的人。

「不會的。」端木寧彎起月牙眼，笑咪咪的，「這是我們倆之間的祕密。」

「對，祕密！」對方也挺可愛的嘛。

「那你還討厭我，討厭我住在這個家嗎？」纖細的眉頭擰了起來。

「其實……」千葉耀剝開糖紙，含著牛奶口味的糖，模糊不清的說。這種糖他想吃了很久，但是每次都被母親告誡，不健康的食物不能吃。就像被告誡，對方不配跟自己住在同一個屋簷下。

「那是我第一次中斷劍道練習，最後被師傅發現，還被罰揮劍兩千下，手臂整整一個星期都抬不起來。」千葉耀眯起慵懶的眼眸，從性感的嘴唇裡吐出這些話。也是從那之後，他與寧的關係漸漸好轉。

寧總是偷偷的帶小點心給他吃，那些都是小時候的他想吃卻不被母親允許的東西。有時候他想起母親平日的「教誨」，準備惡狠狠的拒絕對方。

但是寧帶過來的，偏偏是他那個時候最想吃的東西。

更重要的是，對方似乎真的保守著這個祕密。

無論是他母親，還是寧的母親，或是父親，好像從來都沒有發現這些事……

這種關係一直延續到現在。

外人都以為他們不合。各自的母親也一直告誡他們，對方是最有力的競爭者，或者對方不懷好意，卻從來不知，他們一直在私底下保持著這樣的關係，有時甚至還替對方做掩護。

「我也因此少了很多糖果和點心。」端木寧挑起俊秀的眉，臉上因為回憶露出美

好的神色。

那時候的他，什麼本事都沒有。受的教育沒有對方好，打架也打不贏對方。

唯一比對方多的，就是這些小點心。這方面母親採取的是放任的方式，不像大媽那麼嚴格，認為這些是不健康的食品。

小孩子都是敏感的。

即使對方老是冷著一張小臉，他也察覺得到，自己每次吃糖果的時候，總有道視線落在自己身上……

只是，可以用糖果收服千葉耀這招只存在於小時候。

待長大，經歷了更多的誘惑，更加瞭解權力和財富後，他們的關係已經漸漸疏遠。那些片段的、溫暖的回憶，在不知不覺中變得渺小而微弱……心底防備再一次升起。

不需要各自母親的提醒，兩人便已明白，對方，是自己最大的絆腳石。即使在私底下維持著表面的和諧，心裡又是怎麼想的……

現在的他，要用什麼來馴服這頭矯健而強橫的野獸呢？

「我要上去睡覺了。」端木寧輕輕推開對方的手臂，從男人看似曖昧實則無心的禁錮中走出，上樓前轉過頭道：「對了，父親說，小遙的安全就由你來負責，若有差池的話……你自己明白。」

「Shit！」

Crescent